

黄宗英
【小木屋】

李存葆
【鲸 殇】

徐 刚
【中国风沙线】

马役军
【黑土地 黄土地】

韩作荣
【城市与人】

陈桂棣
【淮河的警告】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
大型丛书

北京失去平衡

【地球家园卷】

华夏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地球家园卷

北京失去平衡

周明 傅溪鹏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失去平衡/周明,傅溪鹏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地球家园卷)

ISBN 7-5080-1612-2

I.北… II.①周… ②傅…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 第 2939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25 印张 390 千字

1999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时代风云的画卷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序

周而复

我们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急剧变化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高速公路”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知识经济”、“数字地球”，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层出不穷。

面对迅猛发展变革的现实，在作家面前展现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也为作家展开无限广阔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新天地。优秀的文学艺术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和人民需要优秀的文学艺术。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比较易于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时代风云。

为了展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为历史留下辉煌的足迹，长期从事报告文学事业的周明和傅溪鹏两位同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花费了许多精力，组织和编辑了《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大型丛书，皇皇十大卷、四百余万言，蔚为大观，实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事业的重要收获，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部丛书洋溢着时代感，选择了许多重要题材，反映时代风云，歌颂风云人物。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提出宏伟目标，重点也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科教兴国关键是人才，也就是重视和培养知识分子。“短绠不可以汲

深，器小不可盛大，非其任也。”（《淮南子》）没有大量的适合的人才，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及其他三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也就不能“兴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人类的财富！

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长江上游等地，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加，大量损失耕地，我国森林覆盖率已降到13%以下。今年长江流量低于1954年，而受灾面积和损失却超过1954年水灾，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人口问题是重要题材。50年代末期6亿人口，不过40年光景，中国人口增加一倍，现在已有12亿多。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敲响了警钟：我国人口承载量的生命线是16亿左右，绝对不能超过17亿。

威胁中国和世界的杀手，第一是心脏病，其次是癌症；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都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全国死于癌症的人数仅次于心脏病。

上述重大问题和题材在《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这套丛书里，都有许多精彩反映和描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创新。这批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以热情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歌颂历史变革，反映时代风云。

丛书中所选作家的代表作，既写了事业和人物的成功与欢乐，也写了他们同各种阻力、困难和邪恶的斗争，反映人民喜中之忧和忧中之喜，从今天的现实看到明天的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1998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小木屋·····	黄宗英	(1)
没有一片树叶·····	黄宗英	(37)
我为捕虎者说·····	李存葆	(49)
鲸 殇·····	李存葆	(60)
中国风沙线·····	徐 刚	(79)
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	毛 铨	(139)
华夏看水人·····	刘贵贤	(160)
北京失去平衡·····	沙 青	(206)
城市与人·····	韩作荣	(242)
黄土地 黑土地·····	马役军	(294)
走进神农架·····	梅 洁	(359)
淮河的警告·····	陈桂棣	(396)
后 记 ·····		(448)



黄宗英 女,汉族,祖籍浙江瑞安,1928年生于北京。9岁丧父。15岁随长兄黄宗江从艺,是人们喜爱的话剧影视演员。五六十年代以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洋伯》噪起于文坛。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写出《大雁情》、《固氮蓝藻》、《美丽的眼睛》、《八面来风》、《他们三个》、《越过太平间》、《桔》、《行行重行行》和《小木屋》等报告文学。90年代,银发婆娑依然随摄制组远涉高原峡谷沙荒险境,以病痛之躯噙着血泪写出《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和《以生命偿付大自然》等篇章,为保护环境报警。我一直以为,作家创作犹如觅星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天文望远镜,以自己心灵感应的选景器,去追踪、探索、寻觅自我倾心的新的星座。

小木屋

树林神:寨前寨后,各留一片千年万代不砍的老林——是树林神的庙。大年初一不能动神的任何树木。

——藏俗

都说,“烧头香”的人会有福气。

农历除夕的午夜,我也随俗呆在上海的家里。钟敲十二响。爆竹声声催醉。我家也点燃了一袋十色焰火。立时,仿佛“三光同现”——或雨妙花、或焚妙香、或奏妙乐。瑞兆映得小楼前高大的塔松,显似树林神的化身。而我自己,却像被藏经中持五箭者射中。这一支支箭,使人能爱、醉、愚、瘦、被缚。我中了魔似的展开了稿纸……

“极喜自在魔,他化自在天。”又是一年新春开笔,上上大吉。啊嘖!

九九八十一个连环谜

1982年9月初。我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我躲过了体格检查。好家伙，一体检，我们团十二名团员去掉仨。在西安，友人张医生为我量了血压——正常。行——拜！

西藏啊，西藏！你究竟是古老还是年轻？是滞留于落后还是迅速在前进？是富裕还是贫穷？许多中国人把你传得很可怕，荒凉，许多外国人都争着抢着来看望你。啊，都有根据，也都有道理。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一个连环的谜语。

千岩万壑在造山运动中，刹然在这里“定格”不动了。如果你走进寺庙，历史也仿佛“定格”不动了。经幡、圣水、酥油灯，五体投地一次又一次地长拜、呢呢喃喃一遍又一遍地诵经……既然我不是研究宗教的，那么，让外国旅游者去惊叹并拍摄这宗教自由吧。我要在西藏寻访科学的“未来佛”的“圣殿”；寻访智慧转世的“玉女仙童”；寻访创造新天地的“五百罗汉”；寻访能破神土之谜的“千尊金佛”！

我曾先后“朝拜”过日喀则农牧研究所、沃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站、太阳能研究所、藏医院、地质局等等大“庙”小“庙”；会见过许许多多“金刚”、“罗汉”、“真神”。如果我长着三头六臂千只手，我愿——为他们塑像披金。愿他们——显灵显圣显神通，变西藏为福地。

只是，时辰已到！

第二天（10月4日），我们就要飞离西藏。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预订机票已登记到开年3月。

招待所在布达拉宫脚下。我和伙伴们纷纷摄影留念。

别了——拉萨（藏语：神住的地方）。我摘采着招待所花圃里的种籽；才来时，花儿正盛开，如今已结籽了。娇黄的金盏花、艳红的豌豆花、雪白的山菊花……说不定是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文成不仅带来佛像，还带来医药、蚕种、技工……解放以来，又有多少“文成公主”……其实，文成公主若不来西藏，她的生命也没什么意义，应该

说,西藏赋予她存在的价值……

该辞行的单位去辞行过了;该告别的友人,已告过别了;账也结了,行装也理好;集中到指定的房间里……

今夕何夕,访问团的同志们和我“吵”了起来:

“什么? 退机票?!”

我微笑——是那种存心气人的微笑:“嗯,退——机——票。”

“荒唐! 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我碰到了几位搞林的。咱们走这一个月也没看见什么树……”

“好,好,以后陪你去看树,现在随团回去……”他们在哄孩子了。

“不。”

“你是要写他们吗?”

“还谈不上……”

“那更胡闹了! 你总有什么目的?”

“好玩!”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玩?”

“好奇!!”

“好奇??”

“不可以吗? 外国人几万里来到西藏,签证到期了,还赖着不走。我就不可以多玩些日子吗?”

“随团回去!!!”他们火啦。

我也火啦! 拧劲上来了,挂长途,找上级:“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 我死不了!! 大狗熊不吃我!!!”

波密会议

大狗熊,端坐在云杉枝叶的沙发上。

西藏东南,波密县境。岗乡秋日胜春朝。

百鸟恰恰争啼,百兽恰恰相嬉。

“怎么？”大狗熊问，“月亮缺过又圆了，还查不出那几个连毛也不长的人，究竟来干什么？”

“我汇报过多少遍啦！”喜鹊喳喳地，“他们一共是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支起三顶帐篷。为首的是南京林学院教生态学的徐老师，女的，还有一个女的……”

“头脑简单！”大狗熊生气地，“我们需要明确的结论：是好人？坏人？是朋友？是敌人？”

夜莺婉转：“我看，他们是勤劳的人。我夜夜飞过他们的帐篷，他们都点着蜡烛，细数树哥哥的年轮。从东南西北对着数。数了量，量了数，仿佛在弹奏新式的琴……”

阳雀抢板：“是啊，一大早，他们就钻林子，背着干粮，一干一整天……”

牦牛说：“嗯，他们把树枝树叶都称过。一天要称几千斤。我恨不得借点力气给他们。”

地鼠说：“他们连树根根、树须须也称。”

花大姐说：“一片叶子也不放过。有一位叫胖朱的，把大小避债蛾、云杉木虱、松褐天牛……这些败类，钉了起来，把我们瓢虫类同胞姐妹请进小匣，高兴地说，‘可能是新种！’”

“本质！要看本质！”大狗熊提醒。

山羊咳嗽一声。他昨天钻进帐篷想吃白菜，没想到咬了一嘴辣乳腐：“依我看……咳咳，他们是来毁我家园的。那个徐老师，她说一共要砍十棵树。咳咳咳，愚蠢的人类！”

白唇鹿补充：“人类终将毁灭他们自己。”预见的惨景，使他的嘴唇更白了。

獐子说：“人类委实愚蠢混蛋之至，我今天一早，跑了九百九十九道岗，发现负责检查林木出境的林管站干部，又在搞‘关系学’，乱敲图章，放一车一车的原木出山，我看这一小队人，也不会比同类聪明。”

大狗熊：“没有区别，就无所谓政策。你具体调查了吗？”

獐讪讪地：“那两个藏族——白玛、尼玛都带着枪，他们还说到麝香。”

“你怕啦！怕啦！”小黄鼬自大地，“我就不怕！”

獐承认地：“是的。我听到他们大声地念《萨迦格言》：‘为了得到学问，小孩子的话也要听；为了得到香料，野兽的肚脐也要取。’我肚子一疼，就跑回来了。他们居心不良！”

“沙……沙……”云杉婆婆抖了抖满头的细辫子，“不，不。我想……搞科研总要付出些代价。他们解剖了我老伴，我很伤心。但我听到他们说，他在哪年受过压制、生过病。还说，看来云杉长到270岁生命力还很旺盛。唉，能被人理解，能使我云杉属今后多做贡献，我老伴死也瞑目。孩子们，你们说呢？”

“沙……啦啦啦啦。我们情愿牺牲！为了让我们的弟弟妹妹、子子孙孙能幸福地成长。”高原巨柏、高山松、青桧木、爬地柏、延龄草……也都随声附和：“情愿！情愿！！”

长尾叶猴发言了：“那么……”大家都笑了。因为这老猴昨天抢了那女作家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看着很不习惯。

是这样的：昨天作家在树林里发谬论：“人若没有向往，就和禽兽没有区分。”话音刚落，猴儿们都吱吱啊啊叫了起来：“看不起俺动物？动物比你们人类聪明。连小兔儿也不把窝边的草啃光！”猴子猴孙一齐上，拿小石子扔这一小队人……

当其时，大地母亲也叹息说：“是啊，我把水给了树冠、树干、树根。这些败家子！杀树绝水！唉，我养了白痴！”

“那么……归根到底，咱们速作决定：是打击？是支持？还是统战？”狗熊站了起来。

森林里乱了好大一阵。云、雾、风、霰也都赶来，因为他们都与生态学有关。每天每天五次三番，这一小队人有值班的，把他们的行动一一记下来，所以，他们不能不表态。

最后，大家举足通过决议：按兵不动，远距离防守，适当地予以保护。

于是，狗熊一步一个大脚窝，把足迹留在这一小队人常走的林间小路上，它想试试这些知识分子的胆量和意志。那个戴小白帽的女生态学者徐凤翔，52岁了，还和猴儿赛跑，难道她真能像我们古老的前辈——凤凰般飞翔吗？她图什么呢？名利思想？好嘛！大家都来名利名利，欢迎！

只有小黄鼬刚才没举手，它叨咕：“统一行动，没劲！我可还要去，那筒装罐头特好吃。”

黄鼬的新媳妇说：“别，人家有枪。那位藏族白玛副连长说打树梢顶叶，不会错打树枝儿。”

“没关系，他们说我是益兽。我去了那么多回，每趟都吃得饱饱的，他们并没把我怎么样。”

“那咱们更得尊重自己。”新娘说。

“女的最婆婆妈妈。”

暮雨微微，朝云灿灿。黄鼬郎又溜到帐篷边野炊的小木棚里去了。他刚把头伸进罐头，枪就响了，透过铁皮，正中脑部，黄鼬本能地一哆嗦，整个身体就进了罐头。当藏马鸡来报丧时，新娘一边抹泪，一边说：“也怪不得人家白玛副连长，郎啊郎……”

蘑菇的玩笑

乱峰相挤，使我想起童年、北方的冬日、学校的墙边，小小伙伴们挤在一起笑啊哼啊：“挤啊、挤啊、挤老米啊……”群山竟然把耸立的雪峰挤到我跟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采到雪莲。

徐老师说，那是能见度大，大气中绝少尘烟，所以天空特别蓝。我大口吞着气。既然这里空气中的氧，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一，吃不着干饭，多喝点稀饭也当饱。林学家们笑说：“省点力气！科学不会验证你的补偿呼吸。”

“谁让你们都戴着小白帽，让我觉得是少先队来过夏令营。”

“当然，和云杉的龄级比，咱们还在摇篮里！”是的，云杉以二十年为一龄级。

我把测高仪、风向风速仪、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都玩遍了，就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我身高一米六十九，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手指够不着大树的边边，仰头看不见大树的尖尖，我高呼：“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太阳今天不肯和我玩，森林里阴冷。徐凤翔又在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可不高兴干。我插着插着针，脑子会不知跑到哪儿去。插错一根，两百多根都得从头来过。不干不干！

燃起一小堆篝火，打好了酥油茶，烤好了饼，还有藏族民工阿福从家里带来的奶渣、酸奶子、糌粑粉……围着火堆，我们香香地吃了中饭。他们扭头就又各司其事去了，没人陪我要。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风轻轻，水清清，依恋着密丛丛的森林在练习合唱。徐老师说，这里的森林蓄积量，每公顷三千五百至三千八百立方米，说是世界罕见。我闹不清他们怎么算出来的。秋山，恰似“围裙之乡”——姐德秀的巧手织的氍毹卡垫、邦典，由千种万种颜色织成的。是的，姐德秀的氍毹永不变色，就是从植物里提炼的颜料。可徐老师说，这山景叫垂直带谱。每种植物，都各自分布在一定的地带……

我背起七彩的布包，去采蘑菇。

灵芝和我捉迷藏，天麻早早收起了他的旗儿，银耳太害羞。猴头菌爬得太高，欺我不会上树。紫蘑菇，我不理她，是妖女，会摄你的魂。黄黄、白白的蘑菇，是可以信任的。打着小伞的蘑菇招呼我：来呀、来呀！顶着大帽的蘑菇扯着我裤腿：我和你走，和你走。我欢欢喜喜地采啊，采啊……徐凤翔大声喊：“黄老师！别跑远了，有熊！”我回答：“嗥——嗥——”他们过一会儿，叫我几声。我答：“啊呜——啊呜——”

“啊呜呜啊——啊呜——”哎呀，什么野物应着我嚎了起来。“呀——”徐老师说：“别怕，黄老师，那是牦牛。”“牦牛不是这么叫啊？”“他在找女朋友。”徐老师头也不抬地解释。

白玛跑过来，拎过我的七彩包：“给你武器，咱们该回营地做饭了。明天再采，吃新鲜的。”我的武器，是白玛为我削的一根竹棍，西藏也有美丽的竹林，我又没想到。全队九人，只我一个人拄棍。藏族健步如飞，能登峭岩。那几个汉人，搞林的，都有返祖现象，似类人猿。他们舒舒坦坦行半小时的路，我得紧赶慢赶花上一个半小时，还一路脱外衣、羽绒背心、毛衣，系在腰里。原来，藏族常常脱掉一只袖子或把衣服系腰里的习惯，是这里特殊气候的产物。太阳一出来，热得冒油，太阳刚躲进云层，就恨不得披棉袄了。中午，帐篷里蒸得进去人；夜间，哈气结在睡袋上变成薄冰……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白玛开路，为我砍掉迎面扑来的荆棘、漆树的枝杈。我们从云杉林分，渐渐走向高山松林分，渐渐走向针阔叶混交林，走向灌丛。“哟！什么咬我……”“你惹它干嘛？是火麻。”“引火的吗？”“你们叫荨麻。”“让我认认。”“快走吧！下回再认。”乌鸦在叫，什么在吼。白玛下意识地摸枪，警觉地听辨：“还是那头公牦牛，要出事。”“找女朋友。”“不是季节。”这，我信任白玛，他从小牧羊放牛。牦牛吼了又吼。白玛皱紧眉头：“今天一定要出事儿。”“你迷信吗？”“共产党员还能迷信！”“啊——呜、呜、呜噢——呜呜呜”、“刮刮刮”。白玛的眉头拧成结绳记事的疙瘩：“今晚不定出什么事儿，不对头。”

白玛，藏语牡丹花。年方二十八，英俊威武。我问：“你这么个黑小伙，怎么叫牡丹花儿？”白玛不高兴地说：“我们藏族生下来并不黑。”我连忙解释：“黑才漂亮！”白玛挽起袖子给我看，是不黑。可他那一手扑获拳，碰上可没跑。白玛还要为“黑”辩护：“你才来几天，不也黑了吗？‘高原补贴’——强紫外线嘛！看你回去拍不成电影了。”“早不演了！再说，我可以演小强巴的奶奶呀。剪了头发，反串牡丹花也行。”白玛又当我取笑他：“我本来不叫白玛，七岁上生了一场大病，爹妈给改了个姑娘名。”“咦？和我们汉族的民间风俗一样！起姑娘名，玉皇和阎王都不要他了。天堂地狱也都重男轻女。”

“那是汉族和我们藏族一样，你们学我们。”

“好吧，好吧。”反正我又不是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从西藏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无论是器物、器形、质料，都和内地文化相同近似。五千年前已属同一渊源，我和白玛争个什么？团结为上。

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学来学去的！”

白玛也说：“真邪门儿，不好的事，学得可快！”

“是啊……”于是我们谈起了社会上流行的“阴暗面”，分析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在现实中的投影……

两个不同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默默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上走着，行进着。白玛不时地拽我一下，拉我一把。沉默……沉默……

回到营地。打开半导体，是印度乐曲。这里离印度很近，合着音乐的节拍，我们忙乎起来。

白玛赶紧点火，添柴；我赶紧擀花椒，切葱花。白玛赶紧和面；我赶紧烙饼。白玛赶紧淘米，煮饭；我赶紧切白菜、泡粉条。白玛赶紧开罐头；我赶紧洗蘑菇。白玛已经来来回回下沟底取来一桶一桶清凉洁净的山泉水；我赶紧装火锅。火锅是在波密县城买的（西藏铜多、银多、金多、珊瑚更多）。山高气候冷，野外吃饭，几口就凉了，火锅最妙，好歹淘点热汤。白玛把烧红的炭从野灶膛里扒出来，我把军区唐助理送我的金针菜放上几根，切几片胡萝卜配色。我淌汗了，白玛只穿一件衬衣、一件织得很精巧的透花背心，是女友的手艺。凡是重活，当然都是白玛包了，连从野灶上端锅我都怕烧手。我们的灶，白玛修了三个火眼。烙好饼，没盘，没盖垫，就用《西藏文艺》杂志当生熟容器。不知编辑部听了是高兴，还是生气！

天麻麻黑了。同志们像修布达拉宫的山羊似的，背着树盘、树段，还有一路拣的柴火，回来啦。当他们一个个倚着帐篷前的巨石，放下负担，就仿佛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太香了！”“今儿吃什么好东西？”“爬下！（藏语：猪肉）”我馋他们，我们自打上山就没吃过鲜肉，又没工夫打猎，天天开罐头。人家都说：“你们怎不拿罐头换点鸡蛋，或换只鸡吃吃呢？”在西藏，以物易物是合法的，可我们不习惯。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我问。

我们队里有一位姓朱，一位姓邹。藏族兄弟分不清。我们就管从贵州来西藏农牧学院教植保的老师叫胖朱，管南京林学院教植物分类的叫小邹。每次，我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一一过目，还扒了吹，吹了看。我不懂蘑菇和他说啥。

“你今天捡的是什么蘑菇？”“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纪念邮票上还有呢，那些鲜艳的嫌疑分子们，我一个没理，我想甬检查了吧。”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下锅啦。”

“我今天剥了七颗大蒜。”白玛说。

“快洗脸吧！”我催着。

“热水估计 65 度，比较标准。至少先洗前足，天黑下来，别吃到嗅觉器官里去。”林学家们老用学术词儿，白玛也传染了：“黄老师，你看颗颗大蒜雪雪白。”据说，大蒜不变色，表示蘑菇没毒。

“没问题！克拉萨！克——拉——萨！”我朗声高叫。全体藏族和汉族队员公认我这句藏语“吃饭啦”，说得最准确、最悦耳。

我们的给养，是波密驻军调拨的。从拉萨出发，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叠介绍信，公家开的、朋友写给朋友的。西藏地广人稀，沿路往往要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家去讨顿热饭吃，讨碗开水喝。如果车子抛锚在四五千公尺的山顶，人民币、外币、兑换券都等于零。干粮，可不敢轻易动，雪是饮料。我们驰过海拔四千七百公尺的色吉拉山，途经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徐老师前年经此，遇泥石流阻道，曾攀过吊索，越过深不可测的峡谷急流。此番是树林神保佑吧，六百多公里无事故安全到达目的地——波密。我们一心投奔部队——亲人。停车后，我们取出各种介绍信。徐老师问：“去大站，去小站？这里有两个兵站。”我说：“哪个门口大，去哪个。咱们又不是只想买几斤挂面！”于是，自治区科委的小裴师傅就把车开往以山为屏

风、以大桥为前沿的、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门里。从此，兵遇见秀才，别见怪，一切多——依——赖！

喝完最后一口蘑菇汤，天黑得分不清路和沟，月亮姗姗来迟，我借灶里余火的光，给自己倒了碗开水，吞下一粒“速可眠”药片，累了。再说，晚上好像没我坐的地方，我索性睡大觉吧！回到帐篷里，林学家们照例地点亮好几支蜡烛，架好小天平，准备夜间作业。我准备在各种数据的声报和应答的催眠曲中入梦。徐老师啊！总是一口气也不让人家喘，有朝一日建了站，哪个跟她？！说也奇怪，此番过林芝县，去农牧学院投宿，她的学生（如今已是老师）还抢着跟她！胖朱老师也退掉援藏期满返内地的机票，跟我们进了密林。学生们告诉我，徐老师可严格，一班总共三十名学生，她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校长说情也不行。她说：“我得对学生负责任。”女学生直哭，也不饶。可今晚……她……她两眼定住一动不动，脸绯红，紧紧抱住冲满开水的盐水瓶。

“胃又疼啦！”我问。

她痛苦地翻了翻汪着水的大眼睛，没回答。

“很不舒服吗？”我又问。她猛地站起，刚跑到帐篷外头，就呕吐了，小邹把她搀了进来。

我马上跑到一号帐篷（我们一共支起三顶帐篷。男同志把我们女篷夹在当中）。我还没开口，白玛捂着肚子坐在木墩上，也向我讨胃药。本来，白玛每晚都把锅盆擦得锃亮，我说：“会不会蘑菇中毒了？”白玛说：“可能性极大，伊觉已经又吐又泻倒下了。”伊觉在三号帐篷，蒙着被头。伊觉是个没心没肺的活宝，一高兴就唱歌，跳舞，常常逗得我们肚子笑疼。他要倒下，那就真倒下了。我也想倒下，不知是安眠药还是蘑菇汤的作用。小李子脸煞白，小邹也不舒服……

我说：“能吐能泻，大概不要紧。”可我忽然想起外国影片《蘑菇人》里有个镜头：为试验蘑菇有毒无毒的奴隶的吐物，狗走过吃了下去，马上死了。我赶紧动脑筋：“咱们想办法灌肠吧，我那氧气袋上有一截皮管……”